

似爲一國家政治中心區。今據唐賈耽道里記「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」，鐵門關即今之哈滿溝中塔石店南三公里河東岸之遺址，塔石店距四十里城子二十公里，由四十里舊城至鐵門關適二十三公里，合華里四十六里，與賈耽所記五十里略相當，是在唐時焉耆都城在四十里城子差可信。但是否即漢代員渠城，是一問題：一、我等在城中尚未發現漢代遺物；二、據漢書西域傳「焉耆南距尉犁百里」，在此城之南，百里之地，尚未發現漢代遺址，故漢代員渠城遺址，究在何地，尙不能確定。我等又在四十里城子西北約二十公里日仔和田又發現一舊城，名克列木托羅蓋，僅存牆基，周約七二一單步，又在焉耆六十戶西北約四十五公里處，亦發現一舊城，名薩爾墩，城二重，外城不顯，內城週五百五十五單步，可能均屬焉耆國遺址，但是否即焉耆員渠城，不能定。又在錫科沁南一公里，又發現一舊城，可能是尉犁國遺址。不過焉耆國都，自魏晉時尉犁危須併入焉耆，爲焉耆二縣，可能焉耆遷都四十里城子附近，而舊都久已荒廢矣。但尉犁在鐵門關以北，博斯騰淖爾西部平原，與焉耆危須圍繞博斯騰湖居住，由於錫科沁舊城之發現，更覺所推擬之可信也。

註四 關於大唐西域記中昭怙釐問題，我在原文中是根據「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」之語，觀察庫木土拉形勢適與吻合，又在其西南適有舊城名于什格提，故原文中斷定庫木土拉河兩岸廢寺，即昭怙釐。此次複查，于什格提舊城在新和縣西十八公里，庫木土拉在新和西北十五公里，共三十三公里，以距離及方向言之，均不適合，前說恐誤。

註五 關於蘇巴什古城（又稱阿薩他木）是否即龜茲都城問題，我在原文中據新唐書西域傳「王居伊邏盧城北倚阿羯田山」之語，認爲蘇巴什古城，即伊邏盧城，以其形勢相合故也。此次再來蘇巴什工作，覺前說不確。大唐西域記稱「屈支國大，都城周十七、八里」，現蘇巴什古城並無完整城牆，僅河東有一段南北牆，長七十八米，並不表現城之周圍。而它的整個面積，河西南北六百八十五米，東西一百七十米臨河；河東南北五百三十五米，東西一百四十六米。雖然東西臨河，可能有建築遺址，傾圮河中，但就河兩岸的南北長均不及一里，與大唐西域記中所說「都城周十七、八里」不符。又古城中建築，經此次重查，他是以塔廟爲中心。河東三塔，河西三塔，高聳雲霄，周圍環繞若干廟宇及佛洞，顯然是一宗教——佛教中心區，而不是政治中心區。如認爲是國都，顯然不是。但龜茲國是佛教興盛的國家，據大唐西域記所述：「國王大臣謀議國事，訪及高僧，然後宣佈」。是龜茲當時政治與宗教相結合，國王所居之地，可能與宗教中心地在一起。現蘇巴什古城河西岸有一小城，雖然亦有塔廟，但也有住宅，可能是國王來此受經聽法時所居之地，但是否即伊邏盧城，現尚無確切之證明也。